

回眸2023  
春节档

主创揭秘《无名》创作过程

# 人人都生怕自己是唯一的坏人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继高分之作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之后，导演程耳在今年春节档献出了新作《无名》。影片致敬抗战胜利前夕，在党的秘密战线上奋斗的无名英雄。

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影像风格，令《无名》跟其他春节档的片子相比显得尤为不同。观众需如玩拼图一般，逐步拼凑出片中人物和事件的真相。但喜欢该片的观众，也会从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乐趣。

有意思的是，不光是后来的观众，当时参与拍摄的演员同样深感剧情烧脑。因为程耳喜欢现场写剧本，演员们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角色身份。而作为编剧兼导演的程耳自己，显然很享受片中最后真相揭开的时刻：“尽管我看了这么多次电影，每次看到那一刻，还是会觉得很爽。”



程耳

## 1 程耳：梁朝伟有非常完美的年龄感

问：这一次影像上有什么创新？

程耳：影像上的原则是，我们尽可能去还原那个年代，而不是把大家想象中那个年代有的元素做一些简单的铺陈。我希望通过真实的历史、真实的环境、真实的语境，去营造一个更加朴素的质感。无论是环境、人物还是情感，我希望一切最终都是质朴的。

问：担心过《无名》会让观众看不懂吗？

程耳：不会，其实我也不认为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有观影门槛，但是《无名》更简单吧，它的整个叙事是非常单纯的，即便有不一样的叙事结构，它也是非常易读的。而且我认为它巨大的优势在于结尾，到最后真的是非常酣畅。尽管我看了这么多次电影，每次看到那一刻，还是会觉得很爽。

问：为什么会在片中使用这么多方言？

程耳：方言是一个城市的魂魄，是我们不应该去放弃的东西。譬如说《无名》里面有普通话、上海话、广东话，我们尽可能地让戏中人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去说话，因为生活中我们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去到世界的任何角落，最忘不掉的还是我们的方言，这是我们内心的那一份乡愁。

问：观众都很熟悉梁朝伟，如何做到让他融入《无名》的语境？

程耳：我们着力去通过他这个人物去梳理一段历史，所以他演的这个人物是跳脱了既定的戏剧程式。这个角色很宏观，好像在一个特别高的地方总结这一切，安排这一切。我后来跟他聊过天，他自己也特别同意这一点。而且这一次梁先生表现出了

成熟的幽默和轻松的一面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完美一个年龄感。

问：为什么选择王一博？你说他在你心中是不二人选。

程耳：我当时是拜托了黄磊，我说能不能你帮我联系一下，让我跟王一博聊一聊，黄磊去拜托了何炅，然后我们就见面了。

在片场，对导演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完全投入到拍戏中，额外的东西都是干扰，而王一博在这一点上，确实做到了不仅让我，也让剧组其他工作人员都觉得特别舒服。他太礼貌了，太谦逊了，甚至有的时候那种沉稳是超出他这个年纪的。其实这一点也决定了我们最后为什么能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王一博，他谦谦君子的这种面貌以及行为方式，已经决定了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如何把人物塑造得更好。

问：对王一博在片中的表现满意吗？

程耳：王一博确实非常好。有个最大的前提是他适合表演这个工作。在这个前提下，他非常用功，而且在现场的工作态度、工作状态特别好。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，甚至比愉快还要更好一点。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，因为王一博以他充分的训练、足够的耐心、独特的天赋，在《无名》这部电影里，奉献了让我惊讶的近乎完美的表现。

问：请评价一下梁朝伟、周迅、黄磊的表现。

程耳：梁先生就像一个天使，他对所有人微笑，咧开嘴微笑。他每拍一条之前都会跟执行导演和摄影师点头致意，意思是“我OK了，你们拍吧”，就是如沐春风。我当初跟周迅说，我们



## 2 梁朝伟：感受的东西与生俱来

问：为什么会接这部电影？

梁朝伟：导演当初找我的时候，我看了剧本，很喜欢这种简约的剧本，有很多想象空间。看完剧本以后我就问，能不能看导演以前的作品。我还记得那天是我和嘉玲还有一票朋友，在香港的影院看，看完以后觉得，哇，灯光摄影好漂亮，导演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。那个时候我就跟嘉玲说，我很想跟这个导演合作，希望自己有一部电影能是这个风格。

问：你跟黄磊有非常精彩的一场对手戏，拍的时候感觉如何？

梁朝伟：当你跟很好的演员一起工作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一切都很简单，因为对方会给你很多反馈，会让你感觉很放心，你知道你怎么演他都能接得住。我跟黄磊其实不是特别熟，但是那天到现场，我跟他一对戏，就觉得很开心，很容易就对完了一整段戏，不需要很多调整。那天拍完回家，我还跟导演说，跟好演员合作真的很开心、很舒服，也很兴奋。因为他很专业，那你就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，你知道他怎么样都会接得到。

问：听说《无名》剧组拍摄的时候很安静？

程耳：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保护演员，保护他们微妙的情绪。因为演员跟其他的工作人员不一样，这个行业需要他们直接贡献自己的身体，贡献自己的五官，在现场他们的情绪是最脆弱的。所以我说打板不用那么响，而且我拍戏基本都打尾板，从来不打头板，不然“啪”一下，演员情绪都被影响了。

问：从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到《无名》，你好像很钟情于在饭桌上讲故事这样的设计？

程耳：吃饭比较重要，因为我们每天花了很多时间在吃饭，很多重要的时刻都是发生在饭桌上。但其实吃饭不太好看，想拍好还挺有挑战的。不过你一旦拍好，它的那种生动感是扑面而来的，是其他的情节很难去取代的。我们这次也拍了大量吃饭的戏，我觉得拍得还不错。一方面是吃饭中的细节直接参与到了我们叙事之中，另一方面，我有的时候都能把自己看饿了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吃饭戏拍成标准。



王传君

## 5 我和一博是「夜戏王」



梁朝伟

问：你会怎么评价王一博？

梁朝伟：我非常欣赏这个新演员，他非常用心，在现场也很投入。即使没有他的戏，他也会在监视器前面看。我觉得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，他有一个特质。

问：很多人都说你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你觉得演员是天生的吗？

梁朝伟：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天生的。比如说特别感性，对一些东西的感受特别细腻，这个是与生俱来的，就好像我平时对视觉、触觉、味觉上的东西特别敏感。但是我觉得，天才也还是要培养的，有天赋也还需要后天的训练。

问：听说剧组对你和王一博的两人搭档起了很可爱的外号叫“夜王”？

王传君：因为我们就是夜晚的王（笑），其实是夜戏王，有我们在就可以陪伴大家度过整个夜晚，一直到天亮。我们不断地经历痛苦，然后尝试，看到自己一点点进步，回去很开心很满足地睡觉，第二天再重新经历一遍。我和一博聊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也说，拍《无名》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，但拍完之后每一天回想都会觉得好开心。

问：上海话对你来说是轻车熟路，你觉得对其他演员是挑战吗？

王传君：我觉得肯定是，必然是。一博在记那些话的时候，我无法想象在他脑子里

## 3 黄磊：不安与无畏相生相伴

问：当初为什么会出演这部电影？

黄磊：因为一句“戏言”。一群朋友在家里聚会聊天的时候，程耳说，你们要有段时间见不到我啦，我要去拍戏了，我说那我到时候去探班，他说行啊那你来客串一个角色吧。就是这样饭桌上的一句玩笑话，最后真的给了我一个角色。我之前听他讲过一点大概，我以为我就是以探班的名义来，拍两个小时，一枪就被杀死了。但后来导演给我发了一个剧本，还有挺多台词的。导演说，既然来了，咱就认真地拍一个角色。

问：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角色？

黄磊：他有充分的理由懦弱，但他又很纠结，一直在自我审判。他有对异性的爱，有对信仰的犹疑，有对家的眷恋，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物。

问：你怎么理解这个故事？

黄磊：程耳导演的剧本其实不是特别容易读，它的提示非常少，台词也非常少。他常常会写一个情景，但这个情景你往往要到现场拍摄的时候才知道。程耳是导演又是编剧，我第一遍读完剧本之后再回去重读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到这次在《无名》的故事里面有两个东西非常的强大，一个是“不安”，另一个是“无畏”。这两个东西相生相伴，就是因为有那份不安，才会看到勇敢和无畏，那是非常强的坚定。

## 4 大鹏：这个剧组特别「卷」

问：当初有怎样的契机来出演这部电影？

大鹏：导演发出邀请的时候，当时我并不知道是怎样的故事或角色，只知道有这么个事。当然，我也很开心，因为之前无论是我自己创作的内容还是参与的内容，大部分都是很通俗的，所以我对这样一部电影是非常期待的，也很希望自己能有不太一样的呈现。

问：拍摄中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

大鹏：因为戏份的原因，我其实很珍惜每一场拍摄、每一句台词。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场谈判的戏，台词量很大，又非常有逻辑，不像平时生活当中的角色会有一些口语化的表达。它是非常严谨的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要仔细去研究，所以我记得在拍摄的时候，彭翥旁边有一条河，然后我就在那个河边，对着河还有花花

问：能不能讲一下最后吃饭那场戏？

大鹏：那场戏我记得是五位演员，梁先生、一博、森博之、我、传君。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活动，怎么吃、吃多少，其实都是对人物的一种理解，每个人都在设计自己的台词、行径当中的动作。

《无名》这个剧组大家都说讲究，讲究是体现在细节上的。别的剧组也会拍到吃饭的戏，酒可以用水代替，反正拍不出那个颜色，演员自己演出来一种喝酒的感觉就可以。但在这个剧组，不止是那天，连续几天喝的都还是挺名贵的酒。

问：和哪位演员的对手戏最多？

王传君：王一博。我们有那种战友的情谊，同病相怜，因为我们经常会面对非常多的否定。我们自己也在否定自己，然后互相打气，加油我们再来一下。我们从监视器到现场的路上，我们两个经常会互相拍拍，互相安慰。

问：这次和梁朝伟合作有什么样的感受？

王传君：降维打击。梁先生一抬手一投足全是经过精心准备的。有时候你会观察到梁先生在开机之



黄磊

问：和哪位演员的对手戏让你印象比较深刻？

黄磊：我主要就是和梁朝伟老师，还有周迅有对手戏。我和周迅太熟悉了，我很了解她，我们在一起合作了很多部戏。梁朝伟老师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崇拜的明星，他是非常优秀的演员。演员其实很容易感受到另一个演员的，比导演还要容易，因为你要看他的眼睛，听他的声音，体会他的感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两个人会快速地贴近对方。

第一天我和梁朝伟老师坐在一起，我就能快速感受到两个人之间的交流，那时候你整个人有种很快乐的感觉。你沉浸在这里面，你的对白和他的对白，他的眼睛和你的眼睛。拍戏的时候程耳导演也不喊停，拍到最后真的就是有种还在那里的感觉，最后就听到很小的声音，“好，停”，我就知道在监视器那边的大家都沉浸在这个氛围中。

草草反复地背台词。

这个剧组，我觉得挺“卷”的。那些严丝合缝、非常有文学性的内容，其实是导演他自己创作的时候非常较真的部分。在走戏的时候，你如果拿出了剧本，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对方都比你更努力，所以大家都会把努力放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。

问：每个角色的身份都很复杂，大家各自清楚身份吗？

大鹏：我们拍完电影很久之后再聚到一起时，都会交流：“你看了成片吗？”“你是好人坏人？”大家都在问你是好人坏人，因为生怕发现自己是唯一的坏人。观众也是，或许可能不到最后一秒，都不知道这里面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这就是这部电影反转的魅力。

问：能不能讲一下最后吃饭那场戏？

大鹏：那场戏我记得是五位演员，梁先生、一博、森博之、我、传君。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活动，怎么吃、吃多少，其实都是对人物的一种理解，每个人都在设计自己的台词、行径当中的动作。

《无名》这个剧组大家都说讲究，讲究是体现在细节上的。别的剧组也会拍到吃饭的戏，酒可以用水代替，反正拍不出那个颜色，演员自己演出来一种喝酒的感觉就可以。但在这个剧组，不止是那天，连续几天喝的都还是挺名贵的酒。

问：你怎么理解片名？

王传君：我觉得有些真正奉献的人，确实都是没有名字的。或许他们本身就不该拥有名字，或许他们被遗忘了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。

《无名》没有口号，也不是那么气势磅礴，但是它足够深情。虽然有些东西特别残酷，但这个残酷让你想到的是深情。因为当把最残酷的东西放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才会回过头来想，现在的生活已经幸福了。



大鹏